



第一章

浸透古意的城池遭遇「近代化」

第一节 农耕社会城市的最后残梦

◎ 清代大城从重建到彻底毁灭

清朝初年的成都成了巨大的野生动物园

最早何人、何时在成都开国建都？那历史太遥远，连大诗人李白也只能浩叹：“蚕丛及鱼凫，开国何茫然。”我们如今只大致知道：距今约3500年的夏商时代，古蜀国建立，延续约1500年，前后有蚕丛、柏灌、鱼凫、杜宇、开明等王朝。大约在2500年前，开明九世的臣民们，身披兽皮、麻片，赶着牛羊，在乘坐牛车的蜀王带领下，“呜呀、呜呀”吹响苍凉的牛号角，把都城从广都樊安（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），迁到成都。^[1]

所以，蜀王开明九世是成都建都城的第一个君王。这座土城，后来取名为成都。为啥叫成都呢？通常解释是古人“一年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的说法。^[2]

公元前316年秋，秦惠王派张仪、司马错、都尉墨，率

[1] 参见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蜀王本纪》：“蜀王据有巴蜀之地，本治广都樊乡，徙居成都。”引自贾大泉主编：《四川历史辞典》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21页。

[2] [汉]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（精装典藏本）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9页。

- [1] [明]郑朴辑汉代扬雄《蜀王本纪》：“秦惠王遣张仪、司马错定蜀，因筑成都而县之。成都在赤里街，张若徙置少城内。始造府县寺舍，令与长安同制。”车吉心总主编《中华野史先秦至隋朝卷》，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9页。
- [2] [晋]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三：“秦惠王二十七年，使张仪筑成都城，屡颓……仅以问巫。巫曰：‘依龟筑之。’便就。故名‘龟化城’”。[东晋]干宝《搜神记》，岳麓书社2015年版，第119页。
- [3] [宋]赵忞《成都古今集记》：“孟蜀后主（孟昶）于成都城上，尽种芙蓉，每到深秋，四十里为锦，高下相照，因名锦城。”引自何一民主编《成都学概论》，巴蜀书社2010年版，第156页。
- [4] 详情可参阅郑光路：《成都历代开国君王》，《成都旧事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70-180页。
- [5] 沈荀蔚：《蜀难叙略》，参见陈力：《中国野史集粹1》，巴蜀书社2000年版，第994页。

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，历时300多年的古蜀国灭亡。公元前311年，张仪、张若在成都筑墙建城，周长十二里、高七丈。^[1]后人以此为成都建城日，距今已2300多年。张仪筑城时城墙城垣屡筑屡倒，传说全靠一个大乌龟爬行示意筑城位置，才修成功。^[2]这实际上反映了古人筑城顺应山川自然和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后世常以“龟城”“蓉城”“锦城”^[3]“锦官城”“南京”（因唐玄宗曾避难成都）、“西京”（因张献忠曾在成都建大西国）等作为成都的别称。

成都，历来有“六朝古都”“七朝古都”“九朝古都”的不同说法。查阅翔实史料：在成都开国的，有开明九世、公孙述、刘备、李雄、李寿、范贲、谯纵、肖纪、王建、孟知祥、李顺、张献忠，共12人。这些人大都有新建王朝、自创年号、自铸货币等“开国”特征。但这些君王们，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，从未一统神州大地。^[4]

帝王尸骨已朽，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却创造两个奇迹：一是城池虽屡有兴废，而城址千年不变；二是政权屡有更替，名称从无更改。这堪称是全国乃至全球最具稳定性和生命力的特大城市之一。

明末清初，四川遭遇空前大浩劫。明朝末年华阳县知县沈云祚的儿子沈荀蔚，亲历战乱九死一生。他1659年8月自洪雅县深山回到已逃离16年的成都，所见惨烈场面令人震惊：“时成都城中绝人迹者十五六年，惟见草木充塞，麋鹿纵横，凡市廛闾巷，官民居址，皆不可复识。”^[5]锦绣城池，为何变得地狱般凄惨？

1644年12月14日，“八大王”张献忠在成都建国，令臣民称自己为“老万岁”。相传，这个“大西皇帝”先杀百姓，次杀军眷，再次杀部下士兵、妃子和亲信。四川百姓被杀光了，“老万岁”的皇帝梦也泡了汤。张献忠称孤道寡不

到两年，就狼狈逃离成都。^[1]

被张献忠抓获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，亲眼看到张献忠逃离时“复令将全城四面纵火，一时各方火起，公所私地，楼台亭阁，一片通红有似火海。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，与及民间之房屋财产，均遭焚如。转瞬间，川中首城已成焦土，人畜同化灰烬！”^[2]

所以1647年清朝大军攻入成都后很快撤离，省治只好暂设保宁府（今阆中市）。清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八月，一个身着戎装骑高头战马的将军，在秋风瑟瑟中率大军入成都。这就是被清朝新任命的四川巡抚高民瞻。这年，清政府才把省治迁回成都。高民瞻登上残破城楼，眺望“死城”一座，悲从中来。他长叹一声，只好和诸将吏把残败不堪的城楼作“官衙”栖居地。

这时“城中豺虎熊罴”很多，整座城市简直成了巨大野生动物园。清人王培荀记录这时成都城中：“草木蔽寒，麋鹿豺虎，纵横民舍，官署不可复识。各官栖于城楼，兵则射猎于城内。蜀王府野兽聚集，二三年间捕获未尽。”^[3]

甘肃、陕西一些百姓（有“支前”性质的民工杂役）随清军到成都，这些人可说是清初最早期的移民。沈荀蔚目睹了高民瞻对他们实行多劳多得的占地修房政策：“俱伐树白之为界，强有力者，得地数十丈不止”。移民们“先施棚帐于髑髅瓦砾间”，作建筑工棚；接着砍树作房柱，割下齐人高的蒿草作屋顶……慢慢地，外省商人也渐“趋利而来”。^[4]四川青神人余楹，在《蜀都行》诗中悲哀记载当时成都：“生民百万同时尽，眼前耆旧存无几……万里桥边阳气微，锦官城中野雉飞。经商半是秦人语，四郊寥落农人稀……”^[5]

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，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

- [1] 详情可参阅郑光路：《张献忠剿四川真相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72-290页。
- [2] 古洛东：《圣教入川记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39-40页。
- [3] 王培荀：《听雨楼随笔》，卷1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59页。
- [4] 沈荀蔚：《蜀难叙略》，参见陈力：《中国野史集粹1》，巴蜀书社2000年版，第994页。
- [5] 成都市文联、成都市诗词学会：《历代诗人咏成都》上册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42页。

- [1] 黄廷桂、张晋生纂修：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四《城池关隘》，雍正七年刊印：第1-2页。
- [2] 常明、杨芳灿：《四川通志：卷二四——舆地志二十三·城池》，巴蜀书社1984年版，第1页。
- [3] 《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》卷一二二七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751页。
- [4] 参见〔清〕同治版《成都县志》，《城池》。引自四川省文史研究馆：《成都城防古迹考》（修订本），成都时代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75页。

大清光绪卅三年成都南城门，气象巍峨

抚，和布政司司廷湘、按察使李狮霄、知府冀应熊、成都县知县张行、华阳县知县张暄等人，靠各级官员们共同捐资简单重修大城的城墙。^[1]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，再次修建成都城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四川巡抚宪德又补修一次。^[2]

清末成都古城再现历史辉煌

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四川总督福康安“奏请发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”成都城。乾隆皇帝很重视此事，专门降旨说：“成都素称名胜”。他要福康安留意“杜甫诗中浣花草堂、万里桥等处古迹，并着一并查明，绘图贴说呈览”^[3]。

历时两年多才修整好的大城十分巍峨：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，垛口有八千一百二十二个；城墙高三丈，墙根有石条三层，上有城墙砖八十一层，城楼顶高五丈；城墙厚一丈八尺……远望城墙垛口，有如锯齿，十分雄伟。四门城楼皆五楹二层，即所谓八角楼。^[4]

贵州黔西人李世杰（1716—1794年）继福康安任四川总督，为“复五代之旧，符锦城之名”，命令官民“遍种芙蓉，且间以挑柳”。他认为这并不仅为美化也保护城市，他



专门写《成都种芙蓉碑记》说：绿化后的成都将“葱葱郁郁蔚为茂林……春秋之季望若画图”，而且可防“风雨之飘摇，冰霜之剥蚀”……李总督“环保”意识可说超前。清嘉庆年间别号“六对山人”的杨燮，写竹枝词赞叹：“一扬二益古名都，禁得车尘半点无。四十里城花作廓，芙蓉围绕几千株。”^[1]

历经顺治、康熙、雍正朝，到乾隆五十一年（1785年），整整花了一百二十年，被毁灭的成都城池才被完全修复。修复城池的同时，人们于城内外建官署、修寺庙、辟会馆……终于奠定清代成都城墙、街市典雅辉煌的基本格局。从笔者收藏的清代乾隆初年绘制的《四川成都府图》和嘉庆年间绘制的《会省城池图》中，可看见成都当时城内官衙、庙观、城墙、河流等景况，古香古色令人神往。

[1] 林孔翼：《成都竹枝词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42页。

《四川成都府图》，可见成都清初时城内官衙、庙观、城墙、河流等 来源：清乾隆初年董邦达领衔绘制

